

风尘八义

梦龙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風坐八义

中

梦
龙

第十一回 义结双英

正在这时，忽见几道淡蓝色光华冲天而起，把茫茫夜色映得五彩缤纷，煞是好看；但它却是龙潭庄外的暗桩发射的烈焰弹。

显而易见，又有武林人物入庄，非但人数不少，而且其中多有高手！

“云中鹤”鲍斌大吃一惊，冲着马兆惠喝道：“尔等共有几人前来，何不一起现身——究竟意欲何为？”

“碧眼金蟾”马兆惠不禁一怔，迟迟说不出话来。

“绿萼仙子”叶梦影接过来话头，冷冷道：“你以为龙潭庄了不起吗？本姑娘仅此四人来向贵庄主讨教，又何用人多；如今进庄之人自与本姑娘无干！”

这时，隐身在大厅里面的龙潭四杰——“江底蛟”白英、“海底捞月”韩凤、“铁算子”沈健、“铁笛仙”沈明早已率领十几个庄丁来到院子里。

鲍斌见叶梦影的话虽然豪横，却又正词严，不似有伪。

恰在这时，庄东北角火起，鲍斌迟疑了一下，对沈氏昆仲抱拳一拱，道：“烦二位前辈去庄后看看，如无异状，后庄的事便托付二位了！”

“铁算子”沈健和“铁笛仙”沈明乃同胞兄弟，两人追随龙潭庄老庄主“圣手弥勒”多年，虽鲍斌已接任庄主，对他二人

仍以前辈待之，执礼甚谦。

沈氏昆仲刚刚离去，便闻庄前一阵大乱，十余剽悍庄客狼狽奔进院来，其中一个小头目似的汉子语无伦次地禀报：“庄主，点、点子太硬，已经闯进庄来了；有几个弟兄已经完了；请庄主定夺。”

鲍斌正待稳住情势，便闻一声怪啸传来。啸声尖利、刺耳，中气十足，显见其人内功非同凡响。

啸声甫落，四面屋脊上已有十几个汉子现身；正厅屋脊上，一个身着长衫的老者“磔磔”怪笑，叫道：“没想到赫赫龙潭庄尽是些酒囊饭袋之辈！”

叫声中，双臂一扬，两个庄客的尸体抛落下来。

叶梦影为避瓜李之嫌，扯下面罩，喝道：“你们是哪条道上的人物，缘何随本姑娘身后闯进庄来！”

那老者见叶梦影花容月貌、体态姣好，“磔磔”怪笑道：“原来你这小妞儿不是龙潭庄里的人，哈哈，老夫的艳福可谓不浅！”

随即转向身旁的一个汉子道：“扬香主，去把那个娃儿捉来，带回去老夫受用！”

“大胆！……”叶梦影见那老者出言污秽，不禁大怒，正欲纵上房去，却见一个人影腾身掠下。

那人轻身功夫分明了得，凌空一翻，落在她的面前，手握一柄三尺余长的缅刀“呵呵”笑道：“在下‘湘西七雄’之‘钻云鹞子’杨峰，谨奉阎舵主之命来擒你；识相的快束手就缚，免得伤了你那吹弹可破的小脸蛋儿，忒煞风景！”言讫，竟是一阵淫笑。

杨峰掌中这缅刀迥然不同于寻常单刀。

它刀身长逾三尺二寸，刀柄足有一尺八寸。较之军营中的

削刀手用的刀还长出许多。刀刃又窄又薄，锋利异常。

这种刀由缅甸传入苗疆后，苗人便多称它作“苗刀”。缅甸多用西洋精铁打造，杨峰的这口刀更是其中精品——刀身晶莹，宛若一泓秋水。

叶梦影怒喝一声：“你找死！”纵身一式“丹凤朝阳”，长剑幻作如雪寒光，疾刺对方面门；剑至中途，纤腕倏抖，突又斜挥而下，一道闪光大弧径向杨峰膝盖抹去。

“湘西七雄”在湘西江湖道上名头响亮，他七人个个身手不凡，威慑一方。

“钻云鹞子”杨峰乃七雄中的高手，他何曾将对方一个纤弱少女放在心上，只以为手到擒来，易如反掌。没想到伊人出剑快疾，倏忽间一道寒光已到面前，忙挥刀一式“韦陀拦门”往外一格；不料，敌剑划过一道大弧，刷地攻向他的下路，一时招架不及，脱地跃后数步。所幸他轻功超卓，一道寒光由身前掠过，只惊得出了身冷汗，轻敌之念即逝。怒吼一声，缅甸挥舞如飞，反扑回去。

当下，叶、杨二人斗在一处。

东厅屋脊上，湘西七雄中的老三“青面豹子”李永谦见拜弟甫一出手便莅险境，惟恐坏了“湘西七雄”的名头，大喝一声：“贤弟莫慌，愚兄来也！”

他凌空扑下，纵身一式“孤雁出群”，掌中青铜棍挟风带啸，攻向叶梦影……

武林中即使是性命相搏也讲江湖规矩：以一对一，似这般刚一出手便即群殴，只能有一个解释：

血洗龙潭庄！

龙潭庄的众英雄见叶梦影出手临敌，显然与龙潭庄并无深仇大恨，当即便把她几人夜闯龙潭庄所引起的不满抛到九霄云

外去了。

“镇八方”骆瑜见来者全然不顾江湖规矩，不禁大怒，正待纵身下场替下叶梦影，便听得身旁的“江底蛟”白英叫道：“二庄主，由在下接应那位姑娘！”

他声犹未落，挥舞护手双钩向场中扑去，一式“流星赶月”，双钩挟着两道寒光攻向李永谦；扬声喝道：“鼠辈休要以多取胜，俺‘江底蛟’白英来也！”

李永谦见白英纵身扑来，亦不搭话，旋身一式“饿虎摆尾”，青铜棍“呼”地横扫对方下路。白英身形倏挫，左手钩“降龙伏虎”，逼住对方大棍，右手钩疾如电闪，“狮子张口”，斜劈对方肩头。

李永谦不意对方招式如此迅疾，脱地跃后两步，青铜棍抡圆，一式“大鹏展翅”，斜撩而上。“铛”的一声响亮，白英掌心震痛，兵刃险些脱手。但他一招两式，左手钩竟于同时搭上对方大棍，“喧宾夺主”，一道寒光直削进去，喝了声：“撒手！”李永谦吓了一跳，跃退数步，却只身形一顿，又反扑回来……

那长衫老者正是近年来在江湖恶名昭著的一个巨寇——阎德虹。因他心狠手辣，但却于血肉横飞之际亦满脸带笑，江湖道上的人便送他绰号“笑面阎君”。

他身边的那个身材魁伟、满腮虬髯的汉子，便是“铁伞黑判”厉无霸。

“南天神龙”慕容治欲称霸江湖武林，但这大江中流偏又有“龙潭、栖霞”两庄虎踞一方；他千方百计招纳不成，便于遣了然和尚去栖霞庄招还绵掌王世雄的同时，令阎德虹率领铁伞黑判厉无霸、湘西七雄等高手下山，对龙潭、栖霞两庄下手——

此刻，阎德虹见下场的两个高手难占上风，又扬唇发出一声怪啸，啸声中，八个人影分别从东、西两厅的屋脊上飞身飘

下。

其中三人脚刚落地便径直向厅前扑去。

另有三人加入战团，与李永谦联袂双战白英；一人和杨峰并肩合斗叶梦影。

后落地的三人竟向马兆惠、王嫣、乔玉婵扑去。

——这三人只以为这三人年轻，又置身场外，或软弱可欺；岂知，他们却是走眼了……

——场中登时一片混战。

王嫣、乔玉婵见又有敌人扑向叶梦影，正待上去援手，恰被扑来的三个汉子拦住。

这三个也是“湘西七雄”中的人物：“铁牌仙”于江、“云中蛇”何通，“雾里蝎”何远。

王嫣豪气干云，喝了声：“师妹，这三个交给我了！”纵身扑上，“野马分鬃”，“刷刷刷”连环四刀，双刀霎时幻作两团如雪光华，竟然分别攻向三个敌人。

那三人无奈接架相还，登时三男一女斗在一处。

乔玉婵立场外，冷眼观战：见“铁牌仙”于江手持一块二尺五寸大小的混元铁牌，劈砸砍削，虎虎风生；牌后面暗插十二口飞刀，分明是个善使飞刀的高手。

“云中蛇”何通掌中的链子锤长逾七尺，锤顶上嵌着三寸余长的矛尖，且锤侧各有一个钢钩；施展开来，一片寒光挟风带啸，出手不凡。

而那“雾里蝎”何远挥舞一柄三股烈焰叉，钢叉施开，“哗哗”声响扰人心智——分明王嫣难以克敌制胜。

乔玉婵审时度势，又关切地向叶梦影那边瞟了一眼，终于咬了咬牙，纵身下场。

适逢何氏兄弟抢到了王嫣身侧，突兀便施杀招：链子锤、烈

焰叉分别攻向对方后身上中两路；乔玉婵冷玉箫一式“左右献花”，“铛铛”两响，把何氏兄弟两件兵刃格开；倏地旋身，一记“孤云出岫”，径向铁牌仙于江右臂穴道点去。

她霎时间连发两招，分袭三敌，确实先声夺人。

王嫣见师妹与自己联手，豪气大发，双刀挥舞如飞，径向何氏兄弟迫去……

二女接下那三人厮杀起来。

扑向叶梦影的也是“湘西七雄”之一，人称“粉金刚”秦勇。这秦勇乃是个好色之徒，亦善阿谀奉承；他见奉阎德虹之命掠下叶梦影的杨峰不是对方敌手，便挥舞一对青铜锤奔了过去，嘻嘻笑道：“小娘子，哥哥也陪你玩玩！”

他嘴里说得轻松，手底下却狠，“双峰贯耳”，直取对方上路。

叶梦影与杨峰斗过几个回合，已占上风，但见对方又有人插手进来，不敢小觑，屏气凝神，挥舞长剑化解敌招……

马兆惠在一旁见叶梦影以一敌二极其费力，有心过去援手，心里却又迟疑：“我刚离师门，两次帮她杀敌都受到她申斥；别再平白让她……”

正在这时，叶梦影一式“二马分鬃”，长剑两攻两守，把秦勇迫退数步，正待挽一个逆式旁立花直取对方中宫；却不防杨峰挥舞缅甸刀抢近身来，“上步摘星”，一刀横斩，一刀斜挑，刷刷两道银弧。叶梦影招架不及，再也无法将招式使完，只得跃开一步避敌锋芒；却怎奈杨峰刀法奇诡，一招未老，一招又发，如雪寒光紧逼过来，她又被迫退了两步。秦勇趁机反扑过来……

马兆惠见状，狠了狠心，大喝一声：“叶姑娘，我来助你！”

喝声中，倏地拔地而起，凌空两度翻转，金丝软鞭一式“青龙探爪”，一道明晃晃金光向秦勇迎头打下。

“粉金刚”秦勇仰仗自己力大招沉，只希图用双锤把叶梦影掌中剑震飞，趁机生擒活捉，没想到竟险些伤在对方剑下；此刻已下狠心，挥舞双锤恶狠狠扑上。

但见一道金光迎头打来，情急中一式“拨云见日”，双锤往上一擦，大喝一声：“开！”双锤与对方鞭顶金球交个正着。“铛铛”两声脆响，火星迸溅，那枚金球远远荡开；但他却觉自己掌心发麻，心中不禁一凛：

“这人好大的力气，分明身手不软！”

却见马兆惠落地之后，竟痴痴呆呆地站在哪儿，并没发招再攻上来——直到这时，马兆惠的心里兀自惴惴不安，只担心叶梦影又要板起小脸儿……

但见叶梦影已趁机施一招“芙蓉再现”，刷刷两剑把杨峰迫退，随即竟偷暇向他投来一个会意的微笑！

马兆惠大喜过望，心里再也没有顾虑；一双碧眼登时迸射精光，挥舞金丝软鞭向秦勇攻去。“十字披红”、“七星落地”连环两招，登时身周金光闪烁，罡风呼啸。

秦勇正待发招攻上，陡见一片金光劈面打来，凛凛寒气侵肌蚀肤，不禁吓了一跳，连忙挥舞双锤，化解敌招。但于转瞬间，便被马兆惠迫得手忙脚乱……

扑向厅前的三个汉子乃是同胞三兄弟：长兄冯天胜、次兄冯天武，三弟冯天威。

他兄弟祖居广东北江之滨，以诡秘莫测的家传剑法享誉岭南；按实而论，三兄弟的剑术都不甚高，但三剑相连，结成“三才剑阵”，其实力却非同小可。出道江湖之后，三兄弟分别博下“神剑”、“快剑”、“飞剑”的绰号，江湖道上并称他兄弟三个为“岭南三剑”。

骆瑜见岭南三剑扑来，便与“海底捞月”打个招呼，联袂

迎上，顷刻斗在一处。

龙潭庄庄主云中鹤骆瑜见场中已成四团相拒之势，但敌方仍有两个五旬上下年纪的人物气定心闲地伫立殿脊上——江湖道上恶斗厮杀之际，最可惧的就是这种人；他们既然如此自恃，必定有超人的功夫——分明是这些贼人的头目。他审时度势，知道自己已绝难应付这种局面，沉吟了一会儿，便遣一个庄客去后园敦请自己早已闭关清修的父亲——老庄主“圣手弥勒”鲍万安出来迎敌。他自己仍稳立厅前的丹墀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凝神待变。

此刻，岭南三剑冯氏弟兄见骆瑜手持一对日月乾坤圈，即刻猜到对方的身份——正是自己今天的对头：龙潭庄二庄主。冯天胜撮唇发声呼啸，便见人影闪动，三兄弟即刻抢占天、地、人方位，把骆、韩二人围在三才剑阵之中。

龙潭鲍骆家传武学渊博，骆瑜即刻认出对方摆开的是三才阵；但他却不知道破解之法，不禁心中一凛；然他终究武林世家出身，非但武功超卓，尤其心高气傲，怎把眼前之敌放在心上。但见他左手乾坤圈在冯天武面前一晃，身形倏地一旋，右手乾坤圈一式“威震山林”，径取冯天威中路……以他的意思是打算把冯天胜留给韩凤一人对付，自己应付天武、天威两兄弟。

岂料，就在这瞬间，三才剑阵已旋转起来：

快剑冯天武置对方的佯攻于不顾，长剑强攻一招“吕仙斩蛟”，一道匹练也似的光华向韩凤的左肩斜劈而下；而骆瑜攻向冯天威的乾坤圈却被恪取守势的冯天胜由斜刺里轻易地接了过去。冯天威却不战自走，发一式“毒蛇出洞”，剑锋直指骆瑜右肋；骆瑜陡见剑光袭来，吃了一惊，连忙收势自保，同时退了一步。

这瞬间，韩凤亦已挥舞大环宝刀攻向冯天胜，但刀至中途，

冯天胜竟视他的攻击于不顾，挺剑“起凤腾蛟”，接下了骆瑜的乾坤圈。韩凤失去了对手，不禁一怔；就在这时，一道剑光斜劈左肩，他忙施一式“如虎负隅”化解。几乎与之同时，“神剑”冯天胜早已抢到骆瑜身右，突地一式“叶底偷桃”，长剑径往对方腰际命门穴刺去。骆瑜情急中施一招“黑熊反背”，乾坤圈由下后撩，“铛”的声脆响，兵刃相交，双方招式化解。而冯天胜却几乎一瞬未停，便游身而走，迅即抢占“地”位，向韩凤攻出一剑……

刹那间，刀光剑影，罡风呼啸，转眼间几个照面。

骆瑜、韩凤招式连番走空，却又腹背受敌，显得极其被动。骆瑜见势不妙，叫了声：“韩前辈，抵背对敌！……”两人连施两招守式，终于背心相向，与冯氏兄弟缠斗起来。

怎奈，冯氏兄弟仍不正面接架他们的攻势，三才剑阵自顾旋转，轮番出击，攻守交替；三柄长剑上下翻飞，声东击西，幻作道道闪亮银弧；骆、韩二人只觉前后左右都是敌剑，不禁眼花缭乱，左支右拙……

阎德虹见场中情势极佳，显然胜券在握，和厉无霸打了个招呼，在一阵“磬磬”怪响声中，双双飘身而下。阎德虹直奔厅前，大声向鲍斌搦战；厉无霸手持铁伞扑向马兆惠，喝道：

“秦贤侄且先退下，由老夫收拾这个碧眼小儿！”

此刻，秦勇已被马兆惠迫得手忙脚乱，见厉无霸来接替自己，大喜过望，双锤招式倏紧，卖个破绽，跃出圈外；只顿了一下，便向叶梦影扑去。

厉无霸接住马兆惠厮杀起来……

叶梦影仰仗本门“芙蓉剑法”招式凌厉，已占了上风，怎奈，那杨峰轻功超卓，一味窜上跃下地和她游斗，二三十个照面过去，她仍难克敌制胜。及见秦勇又纵身过来，心中不禁一

凛，忙将母亲传授的“芙蓉三现”施开，一柄长剑上下翻飞，招呼两个强敌……

龙潭四杰之一的“江底蛟”白英以一对护手钩力战“青面豹子”李永谦，游刃有余；但从湘西七雄中的“金眼雕”周克宏持一柄锯齿刀跻身战团后便显得力不从心了——只两个照面便落了下风。无奈，只得将护手钩使得上下翻飞，苦力支撑，一时间尚有惊无险。

鲍斌见“笑面阎君”扑来，一摆掌中日月乾坤圈纵身迎了上去。

这笑面阎君阎德虹凭一双肉掌闯荡江湖数十年，湘鄂江湖道上，不知有多少武林人物伤在他黑虎掌下；他又焉能把鲍斌放在眼里。见敌双圈攻来，竟不躲不闪，一式“降龙伏虎”，两手向对方双圈抓去。

鲍斌见他双掌其青似铁，即刻断定对方“黑虎掌”功夫造诣颇深，晓得厉害，双圈倏地一分，“狮子摇头”，向对方双臂上的外关、尺泽、小还、手三里四穴打去。

这是鲍门日月乾坤圈法的一招绝技——双圈打四穴，凌厉无匹，鲍门圈法亦赖以成名；鲍斌与敌交手之初便使出看家本事，也是他无奈中的唯一办法。

阎德虹心狠手辣，他凝集功力于双掌，只恨不得出手间便夺过对方兵器，随即毙敌于掌下；突见对方双圈竟匪夷所思地向自己两臂上的四处穴道同时打来，亦不禁心中一凛，脱地跃后一步，暗道：“龙潭鲍骆小儿确非虚名浪得，我还需多加小心！”随即发出一阵怪笑，双掌挥舞，疾扑而上，一式“雪拥蓝关”，两股强劲的掌风径向对方逼去。

鲍斌招出无功，又易式“野马分鬃”，乾坤圈划过两道雪亮大弧分去对方双肋。

招至中途，忽觉两股凌厉掌风迎面迫来，冷眼见对方的双掌裹着一团黑气——他知道黑虎掌厉害：但被掌风扫中，势将气血翻涌——不禁吃了一惊，连招式也不及收住，便向后跃开数步。

饶是如此，仍觉掌风的余威侵骨生寒，不禁暗称侥幸。此刻，他已知自己绝非阎德虹的对手，无奈，只得施展开家传的自保绝学——护体八法：乾坤圈上下翻飞，搅起两团如山刃影，将身体护于双圈的威势之中。心里暗暗盼望：父亲及早现身，以挽救……

这时，马兆惠已和厉无霸斗过十几招——他赖以克敌制胜的鞭顶金球每每被对方的铁伞轻轻一夹，“嘭”然一响声中，任何凌厉的招数皆化解无遗；而厉无霸的铁伞非但力大招沉，尤其诡秘绝伦，这瞬间，已迫得他连施三次“金龙绕柱”护体，险乎其险化解敌人攻势。他恩师传授的“金龙十八鞭”已臻黔驴技穷之境，胜敌无术，急得他额角豆大汗珠滚落，头顶上热气蒸腾。

惟王嫣、乔玉婵以二敌三尚占上风。

“铁牌仙”于江乃“湘西七雄”之首，他力大招沉，杀法威猛，尤其混元铁牌后面备有十二口柳叶飞刀；临敌伺机而发，往往使人防不胜防。

怎奈，眼下的对手武功超卓，尤其乔玉婵发现他善使飞刀之后，交手中绝不给他施用飞刀的机会；更何况，场中人太多，敌我向杂，稍有不慎便有可能伤及同伙。于江不能使用飞刀，难以发挥个人所长……

而王、乔二女见叶梦影力战二敌已累得香汗淋漓，几次想靠上去与她联袂共对五敌；怎奈，于江三人亦看出她们的心思，一味拦截缠斗，只是二女抽身无能……

忽听两声长啸远远传来。先一声清悦高亢，后声苍老浑厚，却一般洪亮，在夜空中往返激荡，震人耳鼓。

听声音象是发自里许之外，却又清晰如在耳边，显得发啸之人中气充沛、内功深厚。

场中很有几人可以称得上是武林一流好手，听了这两声啸均不禁为之一凛。

转眼间，一个人影出现在正厅脊上，身形甫现，便即喝道：“惠弟、影妹莫慌，愚兄来也！”

声犹未落，其人大鹏展翅般负掠而下……

来人正是追风无影张剑平。

昨晚，张剑平多喝了几杯，回到客房里，心中无事，便昏昏然睡了过去；岂知，二更过后，起身饮茶时却已不见马兆惠的踪迹。他也没在意，只是等发现叶梦影等人亦已不在店内才吃了一惊。

他纵身掠上屋脊，恰见远远几个人影正向镇外疾掠而去，他只以为是马兆惠等人；心思一转，回房去取了兵刃，随即兔起鹘落，径直追了下去。

就差这么一瞬，他未能和对方见着面——

当涂镇外里许之遥便是滔滔大江。

张剑平赶到江边时，见四条小船已径向江心驶去；四个劲装汉子正从江边走回来。“哪儿来的这么些人；他们是什么路数？……”

他稍一迟疑，忙躲在一株树后。

“三哥，”一个胖乎乎的汉子道：“我算计着，阎舵主此行不啻探囊取物，平明时分或可赶回来……”

那“三哥”身材矫健，生了一脸浅皮麻子，趾高气扬，分明是这几人中的首领——他是“笑面阎君”阎德虹手下的一个小头目，人称“麻脸虎”刁三。

但见他得意地笑了笑，道：“你这话说得不错。这两天愚兄已把他龙潭庄的情势摸了个底掉——他们不过就是七八个硬手；阎舵主带了岭南、湘西两路豪杰，血洗龙潭庄亦不过举手之劳。依我说，咱们还是尽早把酒菜准备下，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

他话刚说到这儿，突见一个人影电闪及至，惊愕中，一袭指风已莅胸前，他闪身一晃，却没能躲开，只觉鹰窗穴一震，忙咬牙、运气抵住；但他的那三个伙伴却没他机敏，都已僵立场

中——他知道那几人的穴道均已被人制住。

刁三吓得面无血色，倏地拔出一柄匕首，一式“陈仓暗渡”，戳向对方小腹……

听他几人说话，张剑平只以为对方是些泛泛扈从、奴仆之辈，不想施重手伤人，故而，虽出手点戳他几人穴道，却手法极轻；没想到，这刁三竟身手不软。张剑平冷喝一声：

“倒霉的是你！”

刁三闷哼一声，握腕急退，匕首已到了对方手里；吓得惊叫出声；只稍一顿，掉头就跑。

“站住！”

喝声未落，刁三已“咕咚”扑倒地上——匕首的柄击中了腿弯委中穴；张剑平掠近身来，道：“说，适才过江去的都是什么人？”

刁三咬着牙根，一声不发。

“你果然不说？”

“……”

“你但能忍得住，我便不问了。”张剑平说着话，伸脚在刁三后腰上轻轻踢了一下。

刁三穴道受制，原已疼痛难耐，此刻忽又“哈哈”大笑起来，遍地滚动不休；只片刻，便满身大汗，鼻涕、眼泪都流出来。

“听清楚，乖乖回小爷的话；我还有一手，管教你全身抽搐，不死不休！”

刁三原已忍耐不住，听他说话，更觉心寒，于笑声间歇时叫道：“我说、我说，快请……”

话没说完，又疯狂大笑起来。

但听“嘿嘿”冷笑，一只脚在他身上踢了两下。

刁三笑声倏停，他亦觉委中穴已经解开，猛地一翻、跃起身来；他清楚地知道，在对方这等高手面前逞强只能是自讨苦吃。不及掸拂身上的污垢，便抱拳一拱，道：“多谢大侠手下留情。您老人家想问什么，但小的知道……”

“哼，”张剑平冷冷道：“我也不想伤你，但你若敢说半句慌话，我就让你这辈子再也说不出话来。”

声音很冷，话也很硬，便似隆冬的一块铁板、上面凝了层霜。但刁三却已放下心来——对方并非心狠手辣之辈，自己这条命肯定是保住了。

“适才过江去的都是些什么人？”

“共有十二……不是，二十个人。由‘笑面阎君’阎舵主和……不，不，他们叫阎德虹和‘铁伞黑判’厉无霸；他们率领着‘岭南三剑’和‘湘西七雄’……”

“另外八个人是谁？”

“都是和小的们一般的弟兄，只会划船……”

“此话当真？”

“小的性命攸关，焉敢撒谎。”

“尔等究竟是什么路数，去龙潭庄干什么？”张剑平听到厉无霸的名字，已恍惚知道对方是黄山南天神龙慕容治上的人，却想印证一遍。

刁三刚一迟疑，但听张剑平冷哼一声，忙道：“我说、我说，我们是黄山顶上的人，谨奉山主‘南天神龙’慕容爷之命来……来血洗龙潭庄——这、这事儿和我们下人无关，尚望爷爷饶了我们性命……”

张剑平知道他不敢撒谎，又把“岭南三剑”、“湘西七雄”的武功路数略问几句，心中不禁一凛——

他已经知道“龙潭鲍骆”是江湖侠义道上的人物。武林同